

Arthur Hailey

HOTEL

大饭店

「加」阿瑟·黑利◎著

吴冠宇◎译

中信出版集团

大饭店

HOTEL

「加」阿瑟·黑利◎著

Arthur Hailey

吴冠宇◎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饭店 / (加) 黑利著 ; 吴冠宇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8
书名原文 : Hotel
ISBN 978-7-5086-6505-4

I. ①大… II. ①黑…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890 号

Hotel by Arthur Hailey

Copyright © 1971 by Arthur Hailey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大饭店

著 者 : [加] 阿瑟 · 黑利

译 者 : 吴冠宇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6.25 字 数 : 40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5-8013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6505-4

定 价 : 5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南来北往客，
蓬荜盼生辉。
暖浴洗风尘，
静室待君归。
回家您请进，
进来您回家。

——日本高松市一家客栈门口揽客招牌之译文

星期一 晚上

1

彼得·麦克德莫特早就想把饭店的警卫长开掉了，可他只当家却做不了主。况且，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正需要这个离职警察呢，这个“肥桶”到底去哪儿了？

麦克德莫特高大威猛，身高近两米。因此，在铺着阔幅地毯的大办公室里，他也不得不哈着腰拨着电话。由于情绪急躁，电话都被他用力拨动得在办公桌上微微晃动。“一大堆火烧眉毛的事接踵而至，偏偏他又不在。”他对站在窗户旁边的姑娘发着牢骚。

克利斯汀·弗朗西斯看了一眼手表。都快半夜 11 点了。“女爵街上有个酒吧，你可以再试试。”

彼得·麦克德莫特点点头。“总台正在打给那些奥格尔维常去的地方。”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给克利斯汀递烟。

克利斯汀上前接过一支，麦克德莫特为她点燃了香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一支，便目不转睛望着她。

克利斯汀·弗朗西斯的小办公室在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行政套房里。今天，她工作得很晚，正打算回家。路过副总经理办公室时看见门底下透出的微微灯光，便走进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奥格尔维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规矩，”克利斯汀说道，“从来都是我行我素，还美其名曰，是奉了大老板之命。”

麦克德莫特又讲了几句电话，看来，还得等回信。“没错，”他承认，“我也曾想把我们的那支萎靡不振的警卫队整顿一下，却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

“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她喃喃了一句。

“我以为你无所不知呢。”他疑惑地望向她。

一般来说，她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她是沃伦·特伦特的私人秘书。沃伦·特伦特喜怒无常、点火就着，他是这家美国新奥尔良地区最大饭店的所有者。所以说，克利斯汀对于饭店日常的大事小情、逸闻趣事都应该了如指掌。就拿彼得来说吧，她知道，虽然这位副总经理刚被提拔不过一两个月，而且薪水不高、权力受限，但却是圣格里高利这家规模庞大，事务繁杂的大饭店里实际的经营者。这些事情背后的秘闻，她也十分清楚，这些都封存在标有“机密”字样的档案袋里，并且还和彼得的私生活有关。

“到底是什么事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的？”

麦克德莫特咧嘴欣然一笑，粗犷的面容立刻变成了“苦瓜脸”。“11层的客人抱怨说，隔壁有人正在举行一场淫乱聚会；9层的克罗伊登公爵夫人投诉一名客房服务员侮辱了她的丈夫；还有人听到从1439号房间里传出骇人的呻吟声；碰巧夜班经理生病请假，而其他两名客房值班员也分身乏术。”

他又开始讲电话了，而克利斯汀则踱回到主跃层的窗户旁，秀首微扬，避开口中吐出的缕缕烟气。她漫不经心地俯瞰着这个城市，顺着夹在毗邻建筑中间的一条大街望去，视线正前方恰好是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的长方形法国人聚集区，简称法国区。虽说午夜未央，时间尚早，可此时，那里也已是一片灯火通明夜如昼的景象了。夜店、酒馆、爵士舞厅、脱衣舞俱乐部门前璀璨的灯光，夹杂着从昏暗的百叶窗后透出的点点微光，势必会欢闹至天明。

再向北望，大概就在庞恰特雷恩湖的上空，一场夏日暴雨正在黑暗中酝酿着，偶尔一道闪电带着低吼的雷鸣，让人感觉到它发作的端倪。要是运气好的话，暴风雨将南趋至墨西哥湾，明早，新奥尔良就会下雨了。

这也算一场及时雨吧，克利斯汀心想，整个城市已经在热浪和潮气中持续了三周，到处都充斥着烦躁紧张的空气。要是真能下场雨的话，

连饭店也可以松口气了。就在今天下午，饭店的总工程师又在抱怨了，“如果不能马上关掉部分空调的话，我可真的担待不起了。”

彼得·麦克德莫特放下电话，克利斯汀问道，“你知道发出呻吟声的那间房里住的是谁吗？”

他摇了摇头，又拿起了电话。“我会查的。也许是谁做噩梦吧，我们还是弄清楚得好。”

克利斯汀颓然地坐在红木大办公桌对面的软垫皮椅上，突然感到自己真的已是疲惫不堪。平时这会儿，她早就回到位于金蒂利公寓的家里了。可是，今天实在忙得离谱儿，有两个大型会议在这里召开，其他的宾客也似潮水般地涌来。事情一大堆，问题一大堆，许多事情都找到她的头上，要她处理。

“好的，谢谢。”麦克德莫特匆匆记下一个名字，就挂掉了电话。“是艾伯特·威尔斯，从蒙特利尔来的。”

“我知道这个人，”克利斯汀说道，“挺和气的个子，每年都会来这儿住上一阵子。你要是忙，我去看一下吧。”

他望着身材匀称的克利斯汀，犹豫了一下。

刺耳的电话铃突然响起，他抓起话筒。“抱歉，先生，”话务员说，“我们没找到奥格尔维先生。”

“不要紧。给我接行李生领班。”麦克德莫特拿定主意，即使自己没法解雇警卫长，明早也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眼下，他只能先派人去处理11层的乱子，而他自己则要亲自出马，去应付公爵和公爵夫人的麻烦。

“我是领班，”电话里说道，他听出是赫比·钱德勒那平淡低沉而又带有鼻音的腔调。他和奥格尔维都是圣格里高利大饭店的老员工了，而且据说，很有捞外快的手段。

麦克德莫特简单说明了情况，想让钱德勒去看看那个所谓的“淫乱聚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心存侥幸，但事实还是如此，钱德勒立即

一口回绝。“这可不归我管，麦克德莫特先生，再说我们这边也真的抽不开身呀。”这是十足的钱德勒式腔调——既讨好于你，又甚是张狂。

“别废话了，”麦克德莫特口气强硬了起来，“11层的事，你给我解决了。”随即，在心中又有了一个决定，吩咐道，“还有件事，叫一个行李生拿把万能钥匙，去主跃层找弗朗西斯小姐。”他没等对方再推脱什么，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们走吧。”他轻轻地碰了一下克利斯汀的肩膀。“带着行李生一起去，告诉你的那位朋友，再做噩梦就蒙上被子。”

2

圣 格里高利大饭店，前厅。

前厅富丽堂皇的天花板下矗立着数根坚固的雕花圆柱，正中央的一根柱子下摆放着一张立式桌，那是领班的工作台，这个位置可以对前厅的进出情况一览无余。桌子旁正站着我们的那位行李生领班，獐头鼠目的赫比·钱德勒先生。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他，此刻也面露不安。

今晚的前厅熙熙攘攘，出奇忙碌。这些参加会议的人整晚都没有消停过，似乎今天就是要来好好享乐一番的。推杯换盏，时光流转，他们都很尽兴。

钱德勒职业性地留意着，恰好瞧见了这么一群兴致盎然的酒鬼，正从位于科隆德里大街的那道门里涌进来。三男二女，手拿酒杯，大声喧哗，旁若无人。酒杯就是一美元一个的玻璃杯，应该是从法国区的帕特·奥伯里恩酒吧里拿来的。三个男人的胸前都挂着名牌，在名字的上方还印着一家可乐公司的名称——“金高乐”。其中一名男子踉踉跄跄的，得要其他人搀扶着。前厅里的人们都躲着他们，这5个人又歪歪扭扭地晃荡进了一楼的酒吧。

偶尔也会有新的客人前来投宿——都是刚下晚班飞机和夜间火车的旅途中人。钱德勒手下的行李生此时正带着这样的几位客人入住呢。其实，这些行李生全都过了不惑之年，其中几个头发花白的都已经入行25年之久了，还有年头更长的。所有行李生的去留全都是由钱德勒一个人说了算，而他还就愿意雇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原因很简单的，小伙子帮住客拎行李健步如飞，而老头子们拿行李却很费劲，当然得到的小费也会更多一些。事实上，老家伙们本身老当益壮，可偏偏没走几步就把行

李放下，先用一只手捂住心脏，再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边拿起行李，扛起再走。这样的做法屡试不爽，看得住客羞愧难当，至少都会给一美元的小费。其实这是钱德勒“捞钱”的手段。每笔小费他可都要从中抽取 10%，除此之外，每天每个行李生还要上缴两美元的固定费用。

尽管在客源充足的情况下，腿脚麻利的行李生每周还能有约 150 美元的收入，但钱德勒的这套做法还是招来了不少指责。像今天这样的晚上，钱德勒就会在这个领班专席旁比平时多待一会儿。他只相信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住自己的利益。这还使他成就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他只要打量一下来客，就能精确地估算出行李生能从这个人身上拿到多少小费。以前也不乏精明者想挑战钱德勒，他们想少报收益少交钱。谁知，钱德勒迅速施以颜色，又快又狠，随便找个理由，对方就得停职一个月。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动什么歪心思了。

今晚，钱德勒到现在还没走，也不光是为了加班捞外快，因为还有一件害得他心神不宁的事。几分钟前接到彼得·麦克德莫特的电话后，他就更加坐立不安了。都是这个麦克德莫特，让他查查 11 层是怎么回事。其实他心里最清楚。因为这件事就是他亲自安排的。

三个小时前，两个富家子弟找过他，并且毫不忌讳地吩咐他办件事。这两位富家子弟的父亲都是本地的大人物，还经常光顾，所以他只有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了。“听着，赫比，”其中一个开门见山，“今晚有一场兄弟联谊舞会，但都是老一套，我们想玩点儿特别的。”

“需要什么特别的呢？”赫比明知故问。

“我们开了间套房，”这个富家子弟说着说着脸就红了。“帮我们找两个姑娘吧。”

这太冒险了，两个小伙子年纪都不大，还只能算是大男孩，而且可能是喝多了，刚想到这里，钱德勒就要推辞，“不好意思啊，真不行呀，先生……”他的托词还没说完就被另一个人打断了。

“少说别的，我们知道你在这儿能找到应召女。”

对此，赫比只是嘿嘿一笑，“狄克逊先生，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呀？哪儿有的事啊。”

最先说话的那个富家子弟还是不死心，“我们给你钱，赫比。”

这位行李生领班一听到钱就动心了，在心中算盘了一番，最终，贪婪战胜了警觉。他觉得这段时间的收入不太满意，而且，做这种事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吧。

这时，那个叫狄克逊的不耐烦了，“你就别在这儿跟我兜圈子了，多少钱吧？”

既然都这么说了，赫比也就有台阶下了。他瞅了瞅这两个人，又想了想他们的爸爸，随即狮子大开口，把价钱加了一倍，“100美元。”

沉默了片刻之后，狄克逊终于狠下心来，“好，让你大赚一笔。”然后又开始劝诱他的同伴，“喂，咱们的酒钱已经付过账了，现在这笔，你那儿还缺多少，我先帮你垫上。”

“这样啊……”

“先生们，要先付钱。”赫比舔了舔他薄薄的嘴唇，还是觉得钱拿到自己手里才安心。

“还有件事你们要答应，”钱德勒最后提出了条件，“一定别闹出大动静，要是有人投诉的话，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一定不闹出大动静，这是两个富家子弟向他保证过的，可是，他们似乎把这个承诺抛到脑后了。钱德勒最初担忧的事，现在竟然真的发生了。

一个小时前，姑娘们跟平时一样从前门进来，饭店的员工里也只有少数几个圈里人知道她们根本不是这里的登记住客。一切顺利的话，她们应该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才对，算一下时间，现在应该已经全身而退了。

然而，11层的投诉不但让麦克德莫特知道了，而且麦克德莫特直接找到了他，还特别提到了淫乱聚会，种种迹象表明，一定是出大事了。

到底会是什么事呢？难道和酒会有关？一想到这儿，赫比的心里更不舒服了。

虽然空调一直在工作，前厅里还是非常闷热潮湿。赫比掏出丝巾手帕，拭去额头上冒出的汗水，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是骑虎难下了，上楼探查，留守避祸，好像都不妥当。

3

彼得·麦克德莫特乘电梯到了9层，克利斯汀和行李生则要继续上到14层。麦克德莫特在迈出电梯间时还是有点儿犹豫不决，“万一有什么事的话，马上叫我过去。”

“真有事我就嚷了！”电梯门滑闭之时，他和克利斯汀四目相对，一时间，他竟片刻失神，眼睛盯着他们俩刚刚在一起的地方若有所思。一个激灵让时间再次流动，麦克德莫特抖擞精神迈开长腿，经由走廊，向深处的总统套房阔步而去。

这是圣格里高利大饭店里最宽敞最豪华的房间，大家把它戏称为“黄宫”，入住过这里的都是些达官贵人。其实就是叫它“皇宫”也说得过去，贵族、总统来过好几位。大多数来这儿的显贵们还是挺中意新奥尔良这个城市的，除了喧闹的欢迎庆典外，在这里，他们的隐私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就算他们言行失检也没人过问。比起国家元首来说，虽然现在住客的级别低了一些，但在平常人眼里，他们还是地地道道的权贵。这些权贵的阵势不小，包括克罗伊登公爵夫妇、随行秘书、夫人的贴身侍女以及5只贝灵顿梗宠物犬。

“黄宫”的双开门是真皮填包的，上面配以金色的鸢尾花皇族纹徽作为装饰。走到门前的彼得·麦克德莫特正在按下由珍珠母贝磨制成的门铃按钮，嗡嗡的门铃声若有若无地从里面传来，接着是更加清晰、此起彼伏的犬吠声。就在静候开门之时，麦克德莫特的脑海中闪现出了关于这对豪门伉俪的小道消息。

克罗伊登公爵出身名门望族，家族史悠长。他天性随和，平易近人，生逢其时。公爵夫人本人也是一个有分量的公众人物，和英国女王还是

表姐妹。有了这位夫人的扶持，公爵这 10 年来顺风顺水，当上了巡回大使不说，还多次临危受命，为英国政府屡立奇功。可惜最近恶评袭来，风传这位大人物的仕途黯淡，落入俗套，自甘堕落。主要是贪好杯中物，酗酒成性，与人通奸等。也有好事者驳辩，公爵的霉运只是小插曲而已，公爵夫人是垂帘主事之人。他们还预测，公爵马上就要被提名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了。

正思量着，一声低语在背后响起，“麦克德莫特先生，能听我说两句吗？”

彼得回头一看，原来是客房服务员索尔·纳切兹。索尔是一个瘦小的老头，身着白色短工装，衣服上还绣金缀红的，那是饭店的标志色。他刚刚沿着走廊走过来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现在正面色灰白地站在麦克德莫特的面前。索尔的头发平整顺滑，像一个小帽子似的扣在头上，正面留着额发，往前梳成老式的“阿福头”。他两眼暗淡无光，黏湿无神，双手焦躁地互搓着，手背上青筋暴跳。

“索尔，你这是怎么了？”

索尔又开口了，声音十分焦灼，“您是来处理投诉的吧，是我犯错了。”

麦克德莫特瞥了一眼身后的双开门，依旧纹丝未动，没有半点儿要打开的意思。除了里面的狗叫声，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索尔先是咽了两口唾沫，终于鼓起了勇气，也顾不上说经过，便急忙低声恳求起来，“就因为这点儿事不该辞了我呀，麦克德莫特先生，我这把年纪，哪里还有人愿意再雇用我啊。”盯着套房那边，他焦急的脸上多出来了一丝埋怨，“他们不算是最难伺候的……谁知道今晚怎么一下子就变脸了呢。他们的要求太苛刻了，我忍下了，一分钱小费不给，我也忍下了。”

彼得哑然失笑，英国贵族就是这样，几乎没有给小费的。也许在他们看来，不是谁都有资格服侍他们的，能够为贵族服务，本身就是奖赏。

他的诉苦没完没了，被彼得果断制止，“你还没告诉我……”

“正要说明呢，麦克德莫特先生。”索尔的岁数不小了，又是这么一副惊魂不定、可怜兮兮的样子，彼得也不好意思太强势。“也就半个小时前吧，本该是宵夜的时间了，可公爵夫妇偏偏点了一顿晚餐，又是生蚝，又是香槟，又是克里奥尔风味虾。”

“不用说菜名了。然后呢？”

“就是那一道虾，先生。我上菜的时候……唉，出错了，这么多年太少见了。”

“我的天啊！”彼得的眼睛紧盯着房门，只要门一打开，随时中止谈话。

“可不是嘛，麦克德莫特先生。就是那个时候，在我上风味虾的时候，夫人突然从桌旁站了起来，然后再坐回去的时候，一不小心，肯定是一不小心的，就碰到了我的胳膊。要是换作别人，我一定会以为她是故意的呢。”

“当然不可能是故意的！”

“对，对，先生，当然不是故意的，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可是，事情还没完，这么一弄，就把公爵的裤子弄脏了，洒上了那么一点点的菜汤，只有一点点啊，我对天起誓，还不到 1/4 英寸^①呢，也就半个小手指甲盖那么大。”

彼得怕他有所隐瞒，追问了一句，“就这些？这就完了吗？”

“我对天起誓，麦克德莫特先生，就这些，真没有了。夫人怎么就那么少见多怪呢，把您都惊动了，好像我杀了人似的。其实真的，真的就这么一点儿事。我当时马上就道歉了，拿了一块干净的餐巾蘸点儿水把污渍都擦掉了。可夫人还是不依不饶的，非要找特伦特先生……”

“特伦特先生不在饭店里。”

^① 1 英寸≈2.54 厘米。——编者注